

中国社会大透视

社会问题特写集

孙 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晓白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王友身郑晓东
版式设计：李玲玲

中国社会大透视
Zhongguo Shehui Da Tuoshi
社会问题特写集
孙 伟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8插页 128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 000册
ISBN 7-5004-0660-6/1·73 定价：2.35元





“他砸我饭碗，我也饶不了他。”

王 杰 摄

查获偷税香烟
曹志毅 摄





因婚姻问题犯罪的妇女

曹志毅 摄

卖淫嫌疑者

曹志毅 摄





北京永定门桥头的盲流大军 王 杰 摄



京城新难民 孙 伟 摄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带着新闻记者的良知与敏感，追踪时代、扫描现实，就失业、婚变、走穴、税收、外汇黑市、上访盲流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系列描述，这些材料翔实、记述客观的文章汇聚一起，构成了对当代中国全方位的宏观透视，有助于人们及时了解过渡时期有待认识和解决的种种问题。本书还配有许多新闻照片，图片与文章相互映衬，使本书具有一种直观性和实证性。

目 录

“铁饭碗”砸碎之后	
——当代中国失业问题	(1)
哦！钢铁巨流 700 万	
——北京的自行车问题	(21)
大潮中的文化方舟	
——艺术的商品化问题	(36)
告别“秦香莲”	
——当代婚姻变异问题	(61)
礼仪之邦？野人之邦？	
——当前的社会风气问题	(99)
赋与法	
——新形势下的税收问题	(116)
地下市场大曝光	
——外汇黑市问题	(134)
京城“难民村”	
——上访盲流问题	(151)
非正常变异	
——留学生婚姻问题	(167)

“铁饭碗”砸碎之后

——当代中国失业问题

开 篇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在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国土上，至少有三代人唱着这支歌长大了。

多少人留恋着那美好的岁月，脱离了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人人有饭吃，个个有活干，大家都一样，“生老病死有依靠”，连小学生都知道夸耀：“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然而，用一位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周旋了十余年的研究者的话说，如果我们用科学、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就会痛苦地发现，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已怀着善良的心愿埋下了不幸的种了——一个以“铁饭碗”为中心的劳动力管理体制已经形成。“铁饭碗”带来的“高枕无忧”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失去了紧迫感和危机感，中华民族勤劳的传统在一些人身上逐渐被好逸恶劳所取代，劳动者的积极性被禁锢了，劳动效率低下，“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在喊过“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的口号二十多年后，我们的国民人均生产总值降到世界第126位，比美国低50多倍！有人急切地提出了中

华民族的“球籍”危机。

深夜。人民大会堂。硕大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前来开会的人们看着自己手里的一摞材料，面色严峻。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用坚毅的目光环视了各位政府要员，最后轻轻用手中的铅笔敲了敲桌子，郑重地说：“要坚决改变我们企业效益不高，人多效率低的问题，宁肯让多余的人下来，也不要混在岗位上。”

终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打破单纯靠思想、信念、政治教育等精神因素筑起的劳动机制。经历了长时间的忧虑与困惑，思考与尝试，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改革旧的劳动工资制度的方法——优化劳动组合，也就是砸破那些不适应本职工作的人的“铁饭碗”。于是失业者出现在中国。

其实，七十年代中，我们的社会就出现过两千多万知识青年返城和数千万毕业生一时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那毕竟是“待业”，并且报刊上还长篇累牍地解释着社会主义的待业与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不同”。多少年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把失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弊端来加以抨击，然而如今，它竟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犹如突然宣布一个身强体壮的人得了癌症一样，难以令人接受！

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历史却不再宽容。

会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尽管京城八月的热浪使人人额头上渗出汗珠，但没人煽风，没人瞌睡，甚至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一个个聚精会神，生怕漏掉扩音器里传来的每一个字。

台上，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正用他那带有浓厚

四川腔的普通话讲着：

“抓优化劳动组合是改革闯关的出路，我们要象‘瞎子放驴——不撒手！’”

“北京市从机关到工厂，从建筑业到商店，人海战术，人浮于事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潜力还很大，有人可减。”

“一方面是3个人的活5个人干，另一方面还有70万外地户口的人在北京城干活。裁下来的人可以去干那些需要而又没人干的事嘛！”

比伏天更强烈的热浪不可抑制地滚过每位与会者的心头。他们都是各单位的头头，此事关系着他们的企业，关系着多少人的命运哪！

陈市长面前摆着一份印有“机密”二字的材料，上面这样写道：我市正在大力推行优化劳动组合，截至8月底，已搞完的企业有287个，职工24.5万人；现在正搞的1264个职工70.4万人。共落编10704人，其中已得到安置的8387人，其余2317人则在厂内待业。此外，今年准备搞的企业还有2212个，职工44.9万人。

这个统计被称为“不完全的，”仅北京的一家汽车制造厂被精减的职工就达1200多人。有人预计，到1988年底，全国被精简下来的职工将达到七位数……

一潭平静了多年的死水被突然打破，人们感到了新生命来临前的阵痛。在低效益，低效率局面得以改观的过程中，也夹杂着人们的疑虑，惶惑，不安甚至抵触。

上 篇

失业者的出现，足以使人感到改革由浅入深所带来的

荡。改革，不仅会冲击旧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原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也是一次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差异。于是乎，矛盾、冲突发生了。

一位颇有见地的青年评论家曾预言：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不仅残存在一部分领导干部身上，亦表现在平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倘改革深化到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出现了失业者，真正使人们感到竞争的残酷，那么你看吧，不仅要骂，不仅要闹，甚至要开一条杀戒……

沈阳。1988年7月26日。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夕阳带来的宁静。一辆疾驶的警车在人民旅社门口嘎地刹住。两个警察飞身下车，跑进旅社大门。不一会，一个衣冠楚楚的高个子青年被押上了警车……

李丹是在“十年动乱”的乌烟瘴气中长大的，知识没学多少，恶习却染上许多，别看才23岁，喝酒已成嗜好。喝醉了不是寻衅滋事，就是拉住女服务员说脏话，直到让人家骂个狗血喷头。有一次他卸煤，扬得满院都是，管后勤的说了两句，他抄起个陶瓷茶杯砸得人家血流满面。就这么个主儿，按月领工资、拿奖金，比谁也不少。

10天前，女经理王淑琴下了决心，在旅社内进一步推行改革方针，层层招聘，优化组合。

这消息在李丹内心引起了一阵痉挛，象他这样的“万人嫌”谁肯组合？！直觉告诉他往后的“饭”可能没得吃了；而原因则是“王淑琴改革的那一套”。本来就空虚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更危险的裂变。

又有几个哥们拉他喝酒了，酒精在他那乖戾的生物体内卷起了波澜。有人提了工作的事，他突然起身，大步来到经

理室，进门就吼“王头儿，你到底给不给我调个好工作？”看着他红得带血的眼睛，王淑琴很冷静：“这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事。现在你醉了，等酒醒后咱们再谈。”

一阵暗藏危险的沉默之后，李丹转身而去，但他没有继续去喝酒，而是直奔后院厨房。

王淑琴召集旅社几位领导人开会，研究下一步优化组合工作。突然，房门被人一脚“开，凶神般的李丹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剔肉刀出现在门前。

“姓王的，我今天叫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咆哮着，象一头愚蠢又野蛮的怪兽。

屋里的人们一齐扑了上去。保卫科长拨通了马路湾派出所的电话……

民警小袁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李丹：“经和平区公安分局批准，决定因持刀威胁他人对你拘留10天，你申诉吗？”

“申诉”李丹冷冷地从牙缝中蹦出两个字。

按照法律规定，他可以暂时离开这里，24小时之内带着申诉书及500元保金回来。警车将他送回旅社。

直到李丹凶狠地从腰间抽出那把厚背儿利刃的月牙形劈肉刀；直到那罪恶的刀向头上劈下来时，王淑琴仍然不敢相信，死神会来得这么突然。

鲜血喷了起来，经理室雪白的墙壁被染红了。

一位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优秀女企业家倒下了。在离开她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美好世界的最后一瞬间，她听到的是那冷酷的，充满仇恨的嚎叫：“我叫你改革！我叫你改革！”

7月31日，在旧龙岗公墓的追悼会上，王淑琴被授予烈士称号，前一天中午，也就是案发的第四天，李丹被处以极刑。

北京。天坛医院急诊手术室门外拥挤着上百名身着工作服的工人。

一位壮年汉子，高高捋起自己的衣袖，伸着粗硬的胳膊对面前的护士长恳求道：“抽我的血吧，抽多少都没关系！只要能救活潘厂长……”他用力咬着嘴唇，想控制住喉头的颤抖，但激动和悲愤终于冲破了防线，他哭了。

“抽我的！”“抽我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谁也忘不了，去年这个时候，这家工厂帐面上的亏损数字已超过200万。。甭说奖金，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危机中，工厂实行了招标承包，45岁的老潘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北京市第一家中型企业招聘的厂长。

承包合同书上白纸黑字，要在年内扭亏为盈，并且要实现利税374万，对于一个病人膏肓的工厂这是多么艰难的目标啊！而医治这病痛的药方，除了改革别无选择。老潘把铺盖扛到办公室，经过数不清的不眠之夜，23项厂规制定了；13份基层部门的承包合同签字了，三次整顿大见成效……

离合同上要求的时间还差10天，最后一批产品检验合格入库！1000多职工为此升了两级工资。

当人们欢天喜地庆翻身的时候，有一双仇恨的眼睛却在冒火。在厂里上班时，他这双小眼睛就总爱这样凶狠地盯着不遂他心意的人，别看他平时打起架来能不要命，但一干活可就象霜打的草似的蔫了。改革中，他终于走上那条必然之路——被辞退。

一个阴沉沉的上午，灰色的云遮满天空。厂长办公室的那扇木门被吱地一声推开了，一张阴冷的脸伸了进来：“潘厂长，您出来一下，我有点私事想单独找您谈谈。”

可能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厂长书生气太浓了，也可能是下一步改革方案把他的大脑全部占据了，否则的话，他怎能看不出那双幽灵般的小眼睛里暗含的杀机呢？他怎能那样漫不经心地走出办公室离开了同志们呢！

“潘厂长还笑呢，可那家伙却突然翻了脸，突然从后腰里抽出一把攘子，猛地刺向老潘的嗓子眼儿。瞧那样，老潘一丁点准备也没有，脖子当时就被扎透了气儿，那小子真不是人，还拧了一下刀把，那血当时就象小喷泉似的，我都吓傻了……”当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眼前这位小伙子声音不免仍有一丝颤抖，不过据说在追捕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时，他却表现出超常的勇敢。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医生们全力抢救，潘厂长没有死！

丹东。尽管九月份还没有过，而北国的夜晚已颇有几分寒意了。市电子研究所计算机服务公司的租赁人孙秀红抬头看看天色，然后极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万用表，推车出门，踏上回家的路途。

要在以往，她起码还要再干两个小时，但这几天她连续遇到许多麻烦。

几个月以前，电子研究所技术员孙秀红在上级的动员下，租赁了计算机服务公司。租赁后，小林在业务上广泛与大专院校联合，面向社会多方位开展计算机维修，开发应用等业务在公司内部又实行了人员优化组合，对几位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富余人员实行编外。仅 3 个月，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公司便出现了生机，还清债务，还盈利 1.7 万元 提前 8 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租赁承包指标。

但随着改革措施的成功，小孙受到的却是接踵而至的惆

吓，破坏，非难，侮辱。本来挺好的复印机突然坏了，经反复修理才发现，原来有人故意将电极线头接反；本来挺好的房屋，在一个雨天突然漏水，且单单在存放机器的地方滴水，一看原来是有人揭了瓦……

一天晚上，孙秀红在下班的路上突然被两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截住，他们厉声恫吓说：“你如果继续当经理，再搞什么优化组合，绝没有好下场！”

又一天，她正在公司工作，一个女人突然发疯似地闯了进来，她不问青红皂白，揪住小孙就是几个耳光，嘴里还“野鸡、破鞋”一个劲儿地骂。在场的人连忙上来拉住，经过反复询问，原来这女人是公司一位业余技术顾问的老婆，她一连接了三封匿名信，说她丈夫与小孙有“暧昧关系”，甚至有人登门去向她讲述，结果这位爱夫心切的夫人信以为真，就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孙受到极大侮辱，痛苦之极，她抹着眼泪，拖着被打的身体往家里走去。半路上，又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人挡住了她，流里流气地威胁道：“挨揍的滋味不好受吧，你要再不辞职会更惨！”

一连串的打击，反而增添了孙秀红改革的决心，她憋了一口气，绝不向邪恶低头。但为安全起见，同伴们每天劝她早些回家，以免再遭不测……

过了十字路口，拐弯上了一条小马路，前面不远就到家了。忽然，小孙似乎看到前面胡同里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昏暗的路灯下闪了一闪。她心中一紧，一阵恐惧袭上心来，脚下加重了蹬车的力量。

突然，有人从暗处将一根棒子插入飞转着的自行车轮中，啪地一声，车倒了，小孙一头栽了下来。两个蒙面男人冲到她眼前，其中一个抡起手中的木棒，劈头给了她一击，

小孙顿感一阵巨疼，一股粘糊糊的液体从头上淌了下来。

“你们想干什么！”小孙大声呼喊。

“嘭”！又是一棍重重打在小孙的背上，嘭！嘭！一棍，又一棍。天旋了，地转了，一片片金星在闪烁，鲜血染红了衣衫，就在倒下的一瞬间，“叫你改吧。”这声音如同坠入深渊的石头，砸向昏死过去的孙秀红。

翻开近来的报纸，对暴力侵害改革者的案件时有报道：武汉标准件厂工具分厂厂长被人用刀砍成重伤；北京南苑金属加工厂厂长何金海被暴徒用镐头打成粉碎性骨折；哈尔滨香坊浴池综合总店经理何香英被歹徒劫持蹂躏长达 5 个小时……

当然，那些因个人利益而对改革者行凶施暴，触犯刑律的人绝大多数已受到依法惩处，但更多的侵害行为属“不出大格”，尚构不成犯罪，而这种吵闹纠缠更让企业家们头痛。

西单服装店，宣布优化劳动组合名单的当天，办公室主任下班回家，一推自行车，带瘪了，到车铺一看，前后一共被扎了十几个眼儿。

正在患红眼病的某化工厂工人 A，听说自己被列为编外便去找车间主任。他先偷偷揉了揉自己害病的双眼，然后又借故去摸主任的眼睛。第二天，主任的眼睛红肿得比 A 还厉害。

劳累了一天的 B 厂长，在暮色中拖着疲惫的双腿推开家门，眼前出现了令他哭笑不得的情景：一位被优化下岗的工人正领着他孩子坐在热气腾腾的饭桌前。他对 B 厂长说：“您是党员，有您吃的就饿不着我们一家子。”